

领导科学精华文丛

小说缩写

(下)

主 编 姜明生

中国文史出版社

领导科学精华文丛

小说缩写

(下)

执行主编 孙 申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说缩写(上、下)/领导科学杂志社编. —北京:中国
文史出版社, 2011.12

(领导科学精华文丛)

ISBN 978-7-5034-3139-5

I. ①小… II. ①领… III. ①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24156号

责任编辑: 工 方

封面设计: 巴云飞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wenshipress.com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录 排: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印 装: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毫米×990毫米 1/16

印 张: 345

字 数: 5690千字

版 次: 2012年1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780.00元(全十册)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领导科学精华文丛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 王 耀 杨 杰

编 委 姜明生 聂世军 王 岩

王玉涵 孙 申 赵 森

王琦岩

主 编 姜明生

副 主 编 聂世军 王 岩

艺 术 设 计 巴云飞

目 录

(下)

挂职经历	甘桂芬(1)
代理主任	谢绍友(7)
家道	魏 微(15)
造节	丁邦文(23)
繁云破后	江南岸(30)
落叶飞翔	王新军(37)
小女子无以为报	宵 旰(44)
“郝政府”的故事	刘明恒(51)
真相	陈世旭(59)
在暧昧中挣扎	王宗坤(66)
前往东京的关隘	杨少衡(73)
神老乡	杨少衡(80)
任命	李春平(89)
时来运转	孙文彬(96)
无底价拍卖	郭牧华(104)
无法忧伤	遥 远(111)
多来米骨牌	杨少衡(118)
黄昏里的“双规”	老 藤(126)
上报信息	谢绍友(133)
城市的远方	侯锡奎(140)
纪委书记	李春平(147)
湖洼地	杨少衡(154)

爱谁多一点	王宗坤(162)
遍地谎言	李春平(169)
赝品	王金昌(176)
大畅岭	杨少衡(182)
饭事	邓宏顺(190)
暗香浮动	邓叶君(197)
事件	雪 静(204)
迷醉	王宗坤(211)
纪委小干部	黎 晶(218)
市长秘书的一天	岩 波(226)
比铁还硬	杨少衡(233)
一看就是个新警察	陈世旭(242)
人民权力	唐继虎(249)
鸟类生活	杨少衡(257)
低空盘旋	王宗坤(265)
窑衣	翟永刚(271)
省长秘书	杨川庆(278)
绿色	杨少衡(286)
国家投资	郑局廷(294)
啤酒箱事件	杨少衡(301)
一瘸一拐	杨少衡(309)
一场虚惊	华 夏(316)
警服	程 琳(323)
坚固的河堤	杨守知(330)
最后一张欠条	王清平(337)
唇齿	丁邦文(344)
偶然命案	庞文梓(351)
书香	郝庆军(358)
黄金圈	杨少衡(365)

轮盘赌	杨少衡(372)
仇县长的九圈套	杜光辉(380)
女干部	王清平(387)
桃花水母	洪 放(394)
龙首山	杨少衡(402)
合水渡	杨少衡(409)
换届	老 藤(417)
双面绣	王清平(424)
汉水淘砂	唐继虎(432)
疑点重重	杨少衡(439)
弯道超越	郑局廷(448)
玫瑰门	刘 丹(455)
夹缝	郑局廷(461)
铁木社	陈斌先(468)
同谋	凸 凹(475)
操盘手	王清平(482)
官戒	胡 杨(489)
人选	翟永刚(496)
黄叶满地	王跃文(503)
行走的姿态	陈斌先(510)
野百合的春天	王宗坤(517)
一针不见血	周建新(524)
坐立不安	杨少衡(531)
无所畏惧	杨少衡(538)
新闻发言人	张 策(545)
鸟人	孙春平(553)
玉石	丁邦文(560)
真相	李治邦(568)
针鼻孔 城门风	孙春平(575)

无法终止 王宗坤(583)

灭火 杨守知(590)

笔画简单 杨少衡(597)

后记

挂职经历

原著 甘桂芬 缩写 君 凌

一

周徽失败了,像被抽去了脊梁骨一般几乎要瘫痪。今天宣布的结果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他是呼声最高的省财政厅副厅长候选人,这是大家公认的,但是谁知道会节外生枝,从国家财政部派来了一个各方面条件不比 he 差的年轻人。而且他的研究室主任职务也被人占据了,因为所有人都认为 he 必然会得到提拔,他也已承诺了自己的副手。那人平时对他俯首帖耳,格外尊重,他极力向领导推荐,使其很快就得到了任命。这下好了,他被可有可无地挂了起来。领导找他谈话,安慰他说年轻人还有很多机会,但这不过是冠冕堂皇的官样话,他心里可不这样想。他摆出一副听天由命的姿态,接受组织的安排,暂时做一个调研员——这通常都是用来安慰即将退休的老同志的位置。以前他在心里总是对这个位置上的人充满鄙夷和同情,但是今天轮到他了,可是他才 34 岁啊。他精明能干、才华过人,被誉为本省财经界第一才子,但这些又有什么用呢?

妻子无法掩饰也不愿意掩饰自己的失望,喋喋不休地带着明显的羡慕唠叨着熟人的丈夫如何如何升了官发了财,完全忘记了她为了当好未来的高官太太所做的温良恭俭让的修养训练。对她的所有唠叨,他都不置一词。他曾经是个幽默、开朗、妙语连珠的人,在朋友圈子里他的机敏是出了名的,每次酒桌上的斗嘴都以他的胜出而告终。但现在,他只有沉默,长久的沉默。他的持续沉默终于令妻子感到了不安,担心 he 心理上会出问题。她害怕了,发现 he 甚至对她的身体也失去了兴趣。她的漂亮是他的骄傲,是他成功的标志之一,“醉卧美人膝,醒握天下权”是他的梦想,他最喜欢带着她出入各种公开场合,不动声色地炫耀他的魅力。以前 he 是个性欲旺盛的

男人,她甚至怀疑他对自己身体的过分狂热是否是一种病态,但现在他碰都不肯碰她一下。她主动投进他的怀抱,他也只是敷衍般轻描淡写地拥抱一下而已。

他们没有孩子。妻子太追求完美了,怕生孩子会令自己的身材走样。他则无所谓,孩子将来能否令自己满意是一个未知数,具有不可掌控性。对于自己难以决定的事情,他宁愿放弃。这也是他对漂亮的妻子表示宠爱的一种方式。

她很担心,许多女人都是以嫁人为主要职业的,其他的社会身份都是兼职,她也不例外。她不能让自己的丈夫自暴自弃下去,但她竭尽所能也无法重新唤起他的热情。

几天后,在餐桌上,周徽闷闷地说:“省委组织部打算派几个处级干部到县里去挂职两年,我报了名。”

妻子惊愕地瞪大眼睛:“那你岂不是更没有机会了?那简直就是流放!”

周徽明白妻子的失望,但是他已经不在乎了。女人是花,是需要感情、金钱、地位来滋养的。他无法接受自己不但无法带给她所期望的荣耀、权力和地位,而且连最基本的男人的功能也丧失的事实。他不愿意在她的哀怨、叹息甚至抱怨中生活。他必须走,不管什么地方,他要走得远远的。

二

他很快就被派到一个贫困县挂职做县委副书记。这个小县只有四十多万人口,交通不便,贫穷落后,山区占全县面积的近三分之一,甚至有些地方还没有通上电。但县城还不错,和别的县城一样,当地政府都喜欢把粉擦在脸上。

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他是怀着被流放的心态去的,就像古时候的士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他心里没有热情,只有无边的冷漠。他心想,我并不拿县财政的工资,也犯不着为没有替他们卖命而惭愧。

周徽对自己并没有明确的规划,他只想在这里寻求心灵的清静。他在县委常委会上表示,自己不熟悉工作,也不要求多分工,主要以学习为主。县委书记对此很高兴,分工就意味着分权,别人都嫌自己分管的工作不多,他不要求多分工当然好。“那就把科教文卫给你吧。”县委书记说。他点头说好。他知道,在县里,科教文卫的工作主要在政府那边由副县长承担,他只不过是应景出席会议参加一下活动而已。但他宁愿清闲。他甚至计划重新

捡起书本回到学校里去,读个博士学位,然后找个学校教书去,清清静静地度过后半生。

分工少,所以时间就多。别的常委们都满面红光、精神抖擞地忙得不可开交,县委机关领导餐厅里几乎看不到别的常委的影子。别人都在忙于应酬,只有他以酒精过敏为借口,推掉了本来就不多的饭局,在冷冷清清的机关餐厅里嚼他的一日三餐。

既然仕途无望,干吗不重新回到校园做一个清心寡欲的学者呢?他甚至已经想到妻子可能会因此对他彻底绝望,那也由她去吧,还给她自由,让她追寻更加光明的前程和幸福去吧。女人的美丽是需要足够的金钱、名誉、地位还有爱情来滋润的。没有这些,女人的美丽就会枯萎。妻子就是这样的漂亮女人。让她继续美丽去吧,哪怕是在别人的花园里。

不久,在县领导餐厅里,他遇到了一个很年轻的叫林曦的女人。她是从北京的一个科研机构选派来的博士服务团成员。听说市委组织部本来是想把她留在市里的,但她自己强烈要求来到这个偏僻的小县,目前在政府那边挂着县长助理的头衔,并没有什么很具体的工作。她是研究天体物理的,对基层的工作一窍不通,来到县里也的确派不上什么用场。据说这女人大有来头,县委书记对她也非常客气,特意吩咐县委办主任在生活上对她格外关照。当然,也正因为大家的客气,显出她与大家明显的距离。林曦的脸上总是挂着高贵的微笑,对所有人,包括餐厅的服务生。

由于他俩是所有县领导当中最经常出现在餐厅里的,所以慢慢地就熟了起来,从刚开始的见面点点头,到后来的互相攀谈。可能是由于相似的处境吧,在别人眼里他们都是外来的,到了一定时间就会走的,他们是不属于这里的客人。慢慢地,他们发现对方和自己在许多方面都持有相同的观点,渐渐距离就近了些。一开始他们都不好意思问起对方为什么到这里来,当然大多数人到基层挂职是为了提职前的镀金。他当然不是,她也不是。她明白地说自己不喜欢政治,她对广袤的天空更感兴趣。她的抽屉里放着美国一家研究机构的邀请函,但是为着自己心底的一份隐情,她来了,来祭奠她逝去的爱情。在读博期间她爱上了一位同学,他来自于这个县的一个小山村,他的刻苦和聪敏令她惊服甚至崇拜,可是在毕业前夕,他由于过度劳累而猝死。她非常伤心,就来到这个县里。她去过那个村好多次,每次都会在他住过的那间房子里待一会儿,回味两个人在一起的细节。周徽说自己是流放来的,打算在这两年里好好读些书,为将来离开政治做好准备。

林曦说：“无论如何，多读些书是有益的。其实在中国搞经济，与政治是无法分开的，首先就得了解农村，三农问题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农村的发展是这个泱泱大国发展的基础。你能够到农村基层来工作，做一些深入调查，掌握第一手的资料，会比在书斋里翻阅资料有价值得多。你为什么不选择一个发展农村经济的课题呢？中国的经济学家关在书斋里的多，而关注民生的经济才是真正有用的经邦济世之策，才是真正的学问。”

周徽吃惊地看着这个年轻的女人，不能不承认她说的有道理。

三

他开始热衷于沉下去搞调查，除了例常的会议、活动，可有可无的事情他尽量不掺和，每天由司机陪着转小县的沟沟坎坎。司机显然对这样的活动不热心，何况周徽终究是要走的。司机大约相信从他这里捞不到多少好处，所以就若有若无地表现出不满来。周徽倒也不计较，干脆给司机放假，自己骑着自行车走了全县的十几个乡、百多个村。

调查越深入，周徽越感到吃惊。县里的财政状况远远不是每年报上去的他在财政厅里所掌握的那些数字，财政亏空已经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仅仅是政府拖欠门前卖水果的老刘的水果钱就有几万，老刘每年都要找到县政府办公室讨要几次，每年也都能结算一点，但是没有办法，新账叠着老账，一年年向上增加。政府办主任只管将眼前的事情应付过去，至于以后这些账怎么清是下一任主任的事。说起来，县政府欠的账多了，餐饮费、水电费、文印费、宾馆住宿费，没有哪样不是欠着的，反正县政府是大家的政府，欠着就欠着吧，虱子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谁敢不赔账给政府。

“那终究还是要还的吧。”

“哈哈，还！怎么能不还？不过让下一任主任作难吧，我还能干几年？”

“那就影响了政府的形象。”他心里想着没敢说出来。

办公室主任仿佛看穿了他的心思，以他50多岁的阅历，什么事都是看得开的。他已经快到退休年龄了，对这位外来的副书记不畏惧也不轻慢，说：“书记啊，基层的事情不比上边，较不得真的。”

正说着，办公室主任的手机响了起来。“好好好，是市里来检查啊，哪位市领导？好好好，认真接待，我马上安排。”办公室主任接完电话，回过头来对他说：“你瞧，这已经是今天的第四拨客人了，哪个都不敢得罪，我得马上去安排。”边说着，他又拨通了电话：“小李，到门口老刘那儿挑几样水果回

来,要好的,最新鲜的,能拿到进口的更好。”

周徽接到办公室电话,说是要开书记办公会,研究招商引资问题。据说是因为县委书记刚刚在网上看到外地的经验,要发起“回归工程”,号召本县籍的在外民营企业企业家回乡办企业。市里压下来的招商引资目标一年比一年重,在这鸟都不愿意落脚的地方,又没有工业基础,招商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目标一级压一级,但到了年底,任务总能超额完成,其中的水分其实大家都清楚,只是心照不宣而已。许多县区水涨船高的招商数字只不过是数字游戏,仅仅从银行的账面上过一下罢了,糊弄过了关就又返回去了。这些从这里走出去、手里颇有几个钱的民营企业企业家还是愿意帮家乡父母官们这点忙的,不就是转一下账嘛,所以每年本县也是招商成果丰硕,只是多年过去了却看不到招来的项目究竟落在哪里。

县里每天喧嚣着要上新项目,以大项目带动经济大增长。为争取到大项目在本地落地,县里要求各部门加大“跑部进京”力度。要争取项目争取资金首先就得和上级部门搞好关系,要不惜血本,说白了就是拿国家的钱比阔气。对此虽然以前已经有所耳闻,但是真正在基层听了那些为争取项目而在各级权力部门扔钱的事,周徽还是忍不住吃了一惊。这些掌握着项目和资金流向的部门权力太大了,大量的国家财富都流进了他们的口袋。从一定程度上说,在基层所谓能跑来资金和项目的能人就是在比谁的胆子更大,谁花公家的钱更利索。的确,一些项目跑来了,但项目落地要占用大量的耕地,而政府为了留住人家慷慨承诺无条件提供,导致补偿农民的占地款迟迟不能落实到位,近郊越来越多的失地农民种田无地、就业无门、生活无着、保障无份,三天两头集结上访,围堵县政府大门。政府机关也已经司空见惯,大不了把上访农民所在的乡镇政府负责人叫过来训斥一顿,责令他们把人领走。至于他们怎样作难,县里不再关心。

这能算是社会主义新农村?这就是县委常委会上屡屡谈到的科学发展观、正确政绩观?周徽心里涌动着一名士子对社会的责任,从经济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了深入思考,撰写了一些调查报告记述自己的感悟。他的文章在经济学核心期刊发表后,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

周徽得到的最早的祝贺来自林曦。他邀请林曦来到他的住处,他们聊了很久。他冲动地抱紧了林曦,却被她委婉而坚决地拒绝了。林曦幽幽地叹了口气,说:“这里不属于我们,仅仅是你我的驿站。我们犹如两颗行星,在各自的轨道上偶然地交错,以后会各奔前程,你会回到你以前的生活,我

也会。”送走林曦，周徽回到自己的住处，看见地上有一枚小玉坠。这是林曦遗落的。他把它攥在手心里，凉凉的，是一个小小的晶莹剔透的弥勒佛，正温和地冲他笑着。

四

不知道是否因为那些频频发表的文章引起了领导的兴趣，他重新进入了组织部门的视野。有小道消息说，省里计划安排他到某个地级市担任常务副市长。

省委组织部很快就通知周徽到省城谈话。显然，这是安排重用的前奏。这次谈话点燃了他重返政坛的希望。刚刚走出省委组织部，他就接到了消息灵通的妻子打来的电话，她热情洋溢地要他回家一趟。回到家，面对餐桌上丰盛的菜肴，他感到了妻子难以抑制的兴奋。他知道她对自己又重新开始了规划，这次提拔让她重新看到了希望，他们的合伙经营会出现新的生机。餐桌上，她滔滔不绝地规划着他们美好的未来，如今是副市长，下一步是市长、市委书记……周徽也感觉到了心头的蠢蠢欲动，他从来都不是一个安于平淡的人，他很了解自己，就像林曦说的那样，他有着满腔的热血和与生俱来的野性活力，他需要狂野的宣泄与征服……

这段时间周徽很忙，他差不多恢复了以往的旺盛精力，天天穿梭于各机关各领导办公室之间，汇报、请示、沟通，他口若悬河地在领导面前展示自己。在挂职总结里，他的基层社会调研成果被他浓墨重彩地渲染着。正是这些文章与当前的形势和政策吻合，发表后引起了学术界和领导层的关注，尤其是经济界评价很高，他因此得以重新进入领导的视野。他恰如其分地表现着自己，感谢领导和组织为他提供的这次珍贵的到基层学习锻炼的机会。他比一年前的他自信、成熟、稳健、干练多了。他不再狂妄，显得更加脚踏实地。

周徽赴任之前，又回到那个贫困县，最后一次作别自己曾经的流放地。他听说林曦在他离开的那几天已经走了，她最终还是选择了出国。

妻子恢复了以前的温顺柔弱，重新成为依在他身边的小女人。她跟着他来了，来帮他收拾东西。这里的一切都令她感到新奇，她惊讶于自己挑剔的丈夫能在这个简陋的地方生活一年多。她终究是女人，具备所有女人的敏感。她看到了枕下的那只小玉坠，男戴菩萨女戴佛，这应当是某个女人留下的，她心里有点不舒服，但仅仅是一刹那，她转而释然。就当是自己养的宠物在外面撒了次欢吧，男人偷嘴也算正常，终究还是得回到家里来。和即

将得到的副市长夫人头衔相比,这点小小的不快根本算不了什么。她终究是个有教养的未来市长的太太。她不动声色地将那只精美的小玉坠藏进了自己的口袋,装出一副完全不知情的样子。她会把它毁掉,一切都结束了!丈夫的流放会随着他离开这里画上一个句号,这里的一切痕迹都会从他的记忆里抹掉,那个女人也不例外。而她,才是他唯一的妻子。对于男人来说,功成名就比什么都重要。

周徽再也没有看见过那只玉坠。也许这也是天意吧,他想。渐渐地,他连林曦的五官也不能忆起,只剩下模糊的轮廓。她已经走得很远了。也许,从此她会永远从周徽的记忆中消失,如鸟儿飞过天空,不留下任何痕迹。

(选自《领导科学》2007年第13期)

代理主任

原著 谢绍友 缩写 白 苓

一

盘仁县县委书记朱聪明和县委办公室主任李雨村先后因病住进了医院,县委办副主任邬通临时主持县委办的全面工作。

邬通下乡调研回来,刘会计向他汇报了一件事:县委办分管财务后勤工作的副主任曾子善和协助他工作的肖金莲联手虚开发票,且数额巨大。“这属于典型的贪污。”刘会计说。

邬通想,自己主持全面工作期间,如果县委办发生了贪污案,自己怎么向李雨村主任交代?县委朱书记和管干部的董副书记会怎么看待自己?会说自己政治上太不成熟了吧。

邬通对刘会计说,你先别声张,等我请示领导后再说。晚饭后,邬通去医院向李雨村汇报,说办公室开支的烟、酒、茶叶,还有其他一些办公用品,在价格上出了些大问题,比市场价要高,有的高出了市场价格一半以上。

李雨村说,那曾子善干什么去啦?管后勤也有三四年了,采购东西就不知道先了解一下价格吗?

邬通说,我给刘会计打个电话叫她过来一起向你汇报吧,有的事我也说不清楚。

一会儿,刘会计提了个大袋子走进了李雨村的病房。她将账本和一大卷发票递到李雨村手里。李雨村看了一阵账本和发票,把脸转向刘会计,问刘会计是否知道他俩这些东西都是在哪儿买的。

刘会计说,我打听到了,是在肖金莲的嫂子开的百货批发店买的。

李雨村把已经粗略看过一遍的发票又一张一张地仔细查看了一遍,然后说:“等我抽时间找一找曾子善和肖金莲吧,看究竟是个什么问题。刘会计你先回去吧,我和邬主任扯些别的事。”

刘会计走了之后,李雨村问,这个刘会计和曾子善、肖金莲之间是不是有矛盾呀?

邬通说,这件事与他们之间有没有矛盾应该没多大关系。曾子善和肖金莲虚开的发票不是个小数目,按法律是要构成犯罪的。

“邬通你还是没看懂我的意思。”李雨村对邬通不满地说,“你的意思是现在就把曾子善和肖金莲抓起来?这样做能行吗?”

邬通没想到李雨村对这件事会是这种态度,他怔怔地看着李雨村。

李雨村说,我推荐你主持县委办的全面工作,朱书记、董副书记都同意了,你应该珍惜这个机会,不要把县委办的工作办砸了。你应该始终记住,在领导身边工作,主要任务就是为领导服务好、当好参谋。

邬通坐在李雨村对面沉默着,无言以对。

第二天晚上,邬通又往县人民医院跑了一趟。李雨村说:“今天下午曾子善和肖金莲都到我这儿来过,发票的事我问了,他们说有些公务开支不好销账,所以就多开了。”

李雨村说话时眼睛半睁半闭着,显得有些疲倦。“县委办公室的财务管理你也清楚,弹性很大,我早就想定一个财务管理制度,但是这个制度是不太好定的,我们总不能用制度去约束县委的几个正副书记吧。而正副书记们和县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在财务上又是捆在一起的,而且只能捆在一起,我们这个单位就是县委领导的办公室,办公室的全体工作人员,包括我这个挂了个常委职务的主任在内,都应该算是为县委各位领导服务的工作人员。县委领导的应酬很多,特别是现在,所有的应酬都是需要资金去支撑

的。有些资金上的开支又不能体现在账面上,怎么办呢?当然只能作变通处理,由谁去变通呢?当然都是由办公室分管财务后勤的副主任去落实,那么这个管财务后勤的副主任会不会假公济私中饱私囊,很多时候就完全依赖于他的党性原则,靠他的自觉行了。我在县委办从副主任做到主任,已经有十七八年了,也看到了这里面的很多漏洞,前面连续四任管财务后勤的副主任都在这方面不过硬,所以三年两年就换了人。曾子善分工管后勤时,我出于‘一人为私,二人为公’的考虑,打算给他配备个助手。我把这个想法向朱书记和董副书记请示过,两位主要领导都同意。董副书记说他给县委办推荐一个人,然后就把肖金莲从县五交化公司调了过来。现在如果像刘会计昨天说的那样,曾子善和肖金莲两个人合伙虚开发票,然后一个在上面签字经手,一个签字同意报销,他们这样搞攻守同盟,如果找不到确凿的证据,你真的还就无话可说了。”说到这里,李雨村半睁着眼睛闭了一会儿。

邬通从热水瓶里倒了一杯水,递给李雨村。李雨村喝水的时候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他把杯子往床头柜上一放,对邬通说:“这样吧,我有个好主意,今后县委办采购物资时叫刘会计也参与,而且一定要参与,这对财务管理有好处,这也是她刘会计的职责。我看就这么办。”

邬通说,这的确是个好办法,可以让他们互相监督。

邬通从李雨村的病房里出来已经是深夜12点多钟了。他一边走一边思考着李雨村的话,刚走到街心花园的时候,一辆小轿车迎面开了过来,就在车子从他身边开过的时候,邬通发现里面坐着的是县委副书记董夏生和肖金莲。这么晚了董副书记还开车去哪里呢?这个疑问在脑子里闪过的一刹那,邬通就回想起刘会计曾说过董夏生和肖金莲关系暧昧的事,又想起刚才李主任说肖金莲是董夏生推荐到县委办来的。想到这里,邬通有点担心起来,担心董夏生和肖金莲刚才是不是看到了自己?如果董夏生和肖金莲看到了自己,两人就会反过来担心他们被自己发现,肖金莲倒没什么,如果自己被一个握着自己前途的领导担心着,甚至记恨着,那可就不得了了呀。说不定董夏生真会记恨自己碰到他和肖金莲单独驾车出去这件事。这样一想,本来已经放松的心情又变得沉重起来。

二

第二天上班,邬通把刘会计叫来,说:“刘会计,你是不是有把握能够认定曾子善和肖金莲是合伙开了假发票的?是不是他们有些不好处理的公务